



AI制图

# 乡愁不再翻山越岭

## 城口、巫溪将迈入“2小时重庆”交通圈

三十多年前,要想从城口/巫溪前往重庆中心城区,往往要辗转换乘多种交通工具,花费好几天时间才能到达。

得益于“2小时重庆”交通圈建设,在不久的将来,城口、巫溪也将“入圈”,实现2小时可达中心城区。

### 从四天三夜到两小时 巫溪不再是遥远的代名词

巫溪到中心城区,地理上不过是50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,但对于我来说,曾是一道漫长的心理天堑。

前不久,去中心城区看亲人,坐一个半小时长途汽车走巫云开高速到万州,转一个半小时的高铁,就到了重庆北站。顺利的旅程瞬间将我拉回了那些年“出山”的狼狽里。

巫溪,被大巴山南麓群山包围,县城像巨大的锅底,路的尽头,是山的开始。这里素有“巴夔户牖,秦楚咽喉”之称,却因这望不到头的大山,长期被“锁”在深闺。

我父亲年轻时从夔州走到巫溪,在九山微水的鱼米之乡羊桥坝边,筑一幢黄土青瓦的房子,再也没有走出去。上世纪90年代,参加工作后又求学的我,赴成都离职进修,第一次去中心城区,经历一场耗时四天三夜的“长征”。

提前请巫溪的城里人买好去奉节的汽车票,于出发前一天坐班车下车,住在西门车站简朴的旅馆里。天没亮便上车,在碎石的盘山路上颠簸7个小时,到奉节客运站。不管长得多漂亮的人,这趟行程下来,灰尘沾满眼睫毛,也成了大花脸。

再赶忙跑去买上重庆的船票,有时剩下散席,坐在行李上,经三天两夜,到朝天门码头下船。

还有一种走法,坐卧铺车,颠簸一整天,在万州或者梁平的某个小旅馆挤一晚,第二天再继续赶路。

那时候,500公里,是四天三夜的辗转,一出门就呕吐,吃不下一粒米,最严重的一次,吐到胃出血,以至于很长时间,我看见汽油车就晕。大山之外的世界,我既向往又畏惧。

后来通了二级路,路程缩短到了两天,但依然像一道紧箍咒。

2004年初,我到沙坪坝区覃家岗镇(现覃家岗街道)挂职,第一次经长寿的高速路回来,8小时重庆目标实现,感觉家又近了。万州、开州、云阳、奉节陆续通高速,家更近了。

2013年底,奉溪高速通车,四个小时,把巫溪“拉”进中心城区。正逢《重庆日报》社走基层,我提笔写了一篇《这是一条幸福路》的稿子。以前,我和同事多次奔赴奉溪高速路施工现场,告诉乡亲们,通往巫溪的高速路建设虽异常艰难,但正在向我们走来。通车这天,很多巫溪人流泪了。巫溪人驾着车赶往奉节,看一眼长江再回来。还有人去中心城区,花了4个小时多一点点。

2022年,奉节通高铁,巫溪的南大门打开,中心城区的巫溪孩子,说想吃筍洋芋,上车时妈妈开始刨洋芋皮、煮腊肉,到家后,梦中的味道全在桌上。

2025年7月,巫云开高速全线建成贯通,渝东北的“任督二脉”打开。巫溪真正融入了“万开云”板块的“1小时通勤圈”,昔日的“交通枷锁”正在被彻底解开。

“两小时交通圈”快了。“十五五”期间,随着西渝高铁等项目建成通车,通过“西渝高铁衔接巫云开高速”等方式,重庆中心城区到巫溪将实现2小时可达。我的“出山路”,终将成坦途。“边城”巫溪,也将成为巴渝大地上说走就到的“新家”。想念我的人,说见就见到。



讲述人:余明芳  
工作单位:巫溪县政协

### 从往返三四天到朝发夕回 城口告别“山那边还是山”

我是土生土长的城口人。

以前,向外人介绍家乡,总绕不开一句话:“我们那里山很大,是离重庆中心城区最远的区县。”这句带着几分无奈的解释,我在过去三十年里说了无数遍。如今,终于可以不用说了。

15岁那年,我考上了开县师范学校。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城口。

从县城到开县(现更名为“开州区”),必须翻越雪宝山。我记得出发那天是8月底。班车晃悠悠地爬山,山路像鸡肠子一样盘在山间,一个弯连着一个弯。我没撑过半小时,就开始吐。吐到胆汁都出来了。翻过山,再下去,整整10个小时。下车时腿是软的,脚踩在地上,还觉得地在晃。那一晚,我在宿舍的硬板床上躺平,心想:读书的路,怎么这么远。

那时候,去中心城区,要先走庙坡那条土路到万源,再挤上绿皮火车咣当咣当10个小时。去一趟中心城区,来回要耗掉三四天。

后来毕业工作,结婚生子,我几乎没动过去中心城区发展的念头。不是因为不想,是因为那条路,把人的胆子都走小了。



讲述人:刘芳  
工作单位:城口县人大

转机出现在2013年,“城(城口)万(万源)快速公路”通车后,中心城区到城口的行程时间缩短至4小时。我第一反应就是:我儿子可以去中心城区读书了。

儿子去中心城区读初中,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——周五下午出发去中心城区,周日下午返回城口。

放在以前,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。1995年,我去开县读书,一个学期才能回家一次,想家想到在被窝里哭。而我的儿子,他在中心城区读书,每个周末都能见到妈妈。

有一次,儿子问我:“妈,你每周这样跑,累不累?”我说:“还好?妈当年翻越雪宝山去读书,那才叫累。现在这路,平得很,快得很,心里也踏实得很。”

真正让我这个“老城口”感到震撼的,是刚刚过去的2026年春节。

今年过年,我带着儿子上街买年货,结果被满街的外地车牌惊住了。陕A、陕G、陕U……密密麻麻,全是陕西来的车。

火锅店从上午10点开始排队到晚上11点才停止营业,街边卖腊肉的摊位前排着长队,陕西口音此起彼伏。我站在一旁,听他们聊天,说从陕西安康开车过来,只要一个多小时,比去西安还近。

那一刻,我突然意识到——城口,这个曾经“孤悬”在重庆最北端的角落,如今成了陕西人的后花园。靠山吃山的我们,如今吃上了交通红利这座“大山”。

更让我期待的是西渝高铁,待它通车之后,城口至中心城区,一个半小时即达。那些年每周往返8小时的奔波,将会被高铁的朝发夕回取代,曾经被路途碾碎的时光,正重新拼凑成生活的星光。

(下转03版)